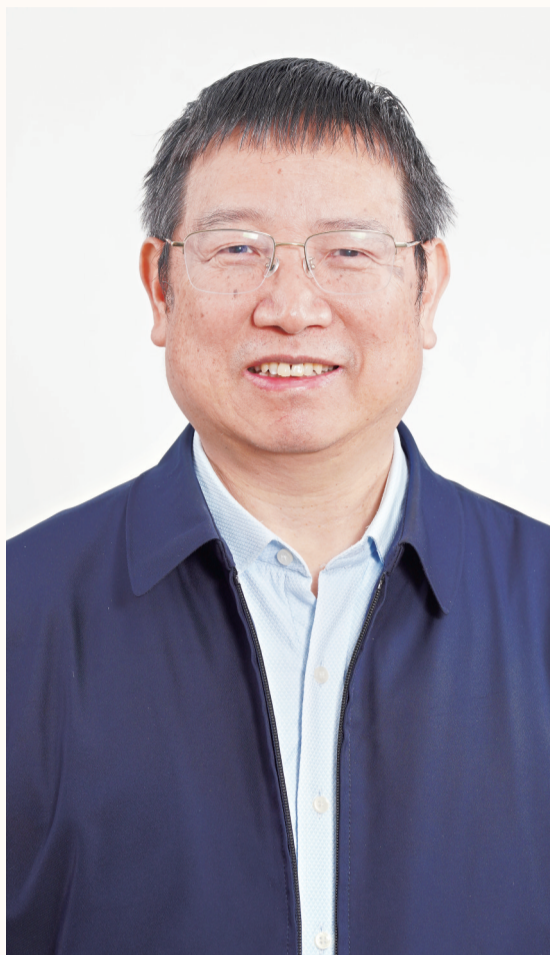


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

城乡一体化：在融合中开创现代化新格局

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，但现代化并非“去农村化”，不是单向度的城市化。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一体、发展共进的现代化，是对城市偏向发展模式的超越。我们决不走“城市繁荣、乡村凋敝”的发展之路。

城乡一体化发展，强调城乡要素平等交换、双向流动、优势互补，城市赋能乡村、乡村支撑城市，城乡协同发展。从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转型，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。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，致力于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城市乡村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



冯颜利  
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在现代化进程中，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、城乡关系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。”立足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推进城乡一体化，不仅能释放农村发展潜力、缩小城乡差距，更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，夯实共同富裕根基。

单一向度的城市化，无法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

从全球现代化进程来看，城乡分离是工业化、城市化初期的必然现象，但城乡融合则是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，没有照搬西方“先城市化、后乡村振兴”的模式，而是立足本国国情，探索出一条城乡协同发展的新型道路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城乡对立的基础上，揭示了城乡关系演进的普遍规律，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。其核心观点包括三个维度：一是城乡关系遵循“混沌一体—分离对立—融合统一”的演进路径，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与私有制共同作用的阶段性产物，而城乡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；二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，只有通过工业与农业的有机结合、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，才能打破城乡壁垒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；三是城乡融合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，通过消除旧式分工、促进要素双向流动，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。这一理论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剥削乡村的发展逻辑，为社会主义国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指明了方向。

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载体，在集聚生产要素、提升生产效率方面具有关键作用，但单向度的城市化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。“十五五”规划提出“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。”单一向度的城市化不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。“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，到头来‘一边是繁荣的城镇、一边是凋敝的农村’，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，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。”

从发展阶段来看，城市化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要素集聚，资本、技术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，形成城市中心、乡村边缘的发展格局，这种模式在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，也加剧了城乡差距。城乡一体化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要素循环，强调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、优势互补，实现城市赋能乡村、乡村支撑城市的协同发展。从发展目标来看，城市化侧重于经济增长与空间扩张，城乡一体化追求的是经济发展、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等多元目标的统一。

城乡一体化不是否定城市化，而是从更高阶重构城乡未来图景

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“城乡融合发展”命题。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，是对马克思、恩格斯城乡关系理

论的继承与创新，强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，既通过城镇化集聚优质要素、提升发展效能，又通过乡村振兴夯实农业基础、激活乡村活力，避免“城市繁荣、乡村凋敝”发展陷阱，实现城乡发展的动态平衡。

与以往城乡统筹强调政府主导不同，新时代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同时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兜底责任，构建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的城乡发展新格局。同时，中国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融合，而是涵盖要素流动、公共服务、产业发展、生态保护、文化传承等多维融合，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此外，中国城乡一体化还突出县域的战略支点作用，将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纽带，推动城乡资源在县域范围内优化配置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。

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价值主要有四个方面。首先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，夯实共同富裕根基。通过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、公共服务均等化等，缩小城乡差距，让农村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，同时激活农村发展与消费潜力，扩大内需，为共同富裕注入动力。

其次释放城乡发展活力，增强经济发展韧性。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，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实现互补协同。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能拓展发展空间，农村产业发展可吸纳劳动力、激活消费，城乡产业融合还能培育新经济增长点，有效应对经济风险。

第三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。乡村是生态保护重要阵地，城乡一体化推动生态共治与价值转化，通过整治农村人居环境、发展绿色产业改善农村生态，同时依托城乡生态协同治理，持续优化整体生态环境，助力美丽中国建设。

最后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特色，为全球城乡发展提供中国方案。我国城乡一体化走出了区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，实践中形成的双轮驱动、要素双向流动等经验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城乡发展难题提供借鉴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与治理优势。

当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，城乡一体化成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必然选择。从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，这一重大转型突围并非对城市化的否定，而是在更高发展阶段实现对城乡关系的重构，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。

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，必须由城乡一体化发展来破解

历经70多年的发展历程，中国城乡关系已从二元分割逐步走向融合，城市化进程成就非凡。

其一是走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，截至2025年末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.89%，城镇常住人口9.54亿，较1949年大幅提升超58个百分点。其二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松动，要素流动壁垒持续破除，户

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，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，农业转移人口加速了市民化进程。其三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效显著，城乡保障差距逐步缩小。其四是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良好，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。

但在这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中，由于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、制度设计不完善、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、结构性困境：

——要素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。人口流动方面，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差异尚未完全消除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、子女教育、医疗保障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限制，半城镇化现象突出。截至2025年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.89%，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50%，近2亿农业转移人口未能真正融入城市。土地要素方面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关系复杂，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多重限制，城乡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，农民土地权益保障不足。资本流动方面，农村金融体系薄弱，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意愿不强，社会资本投向农村的积极性有待提升。

——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。教育方面，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稀缺，农村教师队伍稳定性不足。医疗卫生方面，农村基层医疗专业人才匮乏，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仍有差距，农村居民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。基础设施方面，农村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，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和通信质量有待提升，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。社会保障方面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待遇差距明显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救助水平相对较低。

——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。农业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，农业生产规模化、集约化、智能化程度有待提升。农产品附加值不高，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虽已达到68%，但深加工环节占比不足20%，产业链条短，抗风险能力弱。城乡产业协同不足，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力度不够，农村产业发展缺乏龙头企业带动，农业与二、三产业融合多停留在浅层合作，乡村旅游、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发展不充分，品牌化、规模化水平较低。利益联结机制松散，农民在产业融合中的参与度和收益分配比例不高，未能充分享受产业链增值收益。

这些困境与难题，不仅制约了农村发展潜力的释放，也影响了城乡协同发展的质量，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。

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，探索多层次发力、系统突围路径

不管是“拆村并居”还是“农民进城”，单向城市化是把农村变成城市的“增长工具”，农业农村农民处于从属地位。城乡一体化是把乡村看作与城市平等、互利共生的“有机体”。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型突围，是发展的升级，也是城市的进化。破解单向城市化难题与困境，城乡一体化有望从制度、资源、产业等多层面发力，探索系统突围路径，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。

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，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。人口要素方面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取消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，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，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方面的平等权益。土地要素方面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，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改革，明确土地流转的程序、规则和权益保障，规范土地流转市场，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撑。资本要素方面，构建多元化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，推广农业供应链金融、农村信用贷款等业务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，激发农村资本市场活力。

我们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，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建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，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延伸，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素质。健全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待遇。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，将城市道路、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偏远农村延伸覆盖。完善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，健全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，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确保困难群众在城乡间享有同等救助待遇。

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，推动城乡产业深度融合。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，以科技创新为驱动，推广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，发展智慧农业、生态农业、循环农业，推进农业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。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，培育优良品种，研发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装备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。延伸农业产业链条，加快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建设，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。优化城乡产业布局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规划，引导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、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域和乡镇转移，利用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优势，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协作格局，同时支持农村产业集聚区建设，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，吸引企业入驻，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增收。